

(香港)
劍宗

劍宗作品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含香劍魔 下



魔劍奇俠系列之

前有“香帅”，后有“剑侯”，一前一后，交壁辉映。

剑侯如香帅一样，在江湖中正如日中天时突然隐退，激起了世人无限的渴慕和向往，不过十五年后……

名满江湖的剑侯花含香失踪了十五年后又重现江湖，他重出江湖的目的是替“日出烟花楼”赴“天府五煞星”的剑门关之约……

花含香仍如十五年前一样，疾恶如仇，有求必应，为一言之诺，杀身亡躯在年不惜，即便明知陷阱在前，也蹈之不顾……他的剑也如十五年前一样：剑不出鞘，出剑封喉……

剑门关一役，天府五煞星死了，他没有救出要救的人，却有两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把是“鬼王”的唯一传人，白飞扬的刀，此刀惊泣鬼神，白飞扬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和花含香公平一战，这是花含香根本没有把握的一把刀！第二把是江湖中最神秘，最恐怖的“刀尊”的刀，这把刀也是花含香无法战胜的……花含香知道自己陷入了无限的深渊，但也激起了他胸中的正义，他决意要找到那个残酷的“刀尊”，揭开其中的奥秘……从这时起，凶险、死亡、奇遇、怪事在他身上发生了……

剑宗先生首次独家授权

★ 盗版必究 ★

ISBN 7-225-01479-5



9 787225 014791 >

ISBN7-225-01479-5/I · 243

(全三册) 定价:

劍宗

★魔劍奇俠系列之

含香劍魔

〔下冊〕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剑门关一役	(1)
第 二 章	桃花香榭	(41)
第 三 章	风雪之夜	(81)
第 四 章	剑盲	(118)
第 五 章	鬼手寒灯	(148)
第 六 章	香尘客栈	(187)
第 七 章	苦战	(219)
第 八 章	血字	(255)
第 九 章	刀尊	(289)
第 十 章	万寿峰	(322)
第十一章	受阻	(351)
第十二章	一夜风花一夜情	(382)
第十三章	百毒香筑	(415)
第十四章	鬼刀一现	(441)
第十五章	冤家路窄	(470)
第十六章	上官谷主	(502)
第十七章	毒谷风云	(535)
第十八章	生死一瞬间	(568)
第十九章	日出烟花楼	(601)
第二十章	谐曲未有终	(633)

第十四章 鬼刀一现

贡飞和繁春狂奔而出，草飞巷的雪地上多了两行脚印。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雪还没有融化。

玲珑颤抖着将手中的小布袋递回，说道：“白公子，这银子……”

白飞扬道：“别叫我白公子。”

玲珑道：“那……叫你什么？”

白飞扬道：“什么也别叫。”

玲珑一时语塞，她脸神惊恐，生怕白飞扬一生气便给他们一刀，他的一刀，可不是那么容易消受的。但玲珑也不敢收下白飞扬的银子，尽管只有一两。

“我知道这一两银子是少了点，但它确实是我的所有家当。”白飞扬的目光又变得散淡，接下去道：“除了这两银子，我连喝一碗酒的钱也没有了。”

本来，玲珑以为白飞扬拿一两银子是仗着自己的武功拿他们开玩笑，他这样一说，就更不敢要了那两银子，她正不知怎样说，庸碌道：“那我们请你喝酒。”

白飞扬瞥了庸碌一眼，冷声道：“我凭什么要喝你的酒？”

庸碌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说道：“就凭你的这两银子。”

身旁的玲珑马上理会了丈夫的意思，接道：“对，客官既然包下了百毒香筑，吃的喝的当然包括在内。”

他们想讨好、巴结白飞扬。

白飞扬未说话，庸碌道：“除非你不想包我们的客栈了。”

“好，给我打三斤黄酒。”

白飞扬这次不再客气。

见他不再拒绝，庸碌和玲珑这才吁了口气，玲珑还将那两银子收了起来。庸碌道：“玲珑，你去打酒，送进雅座里。”玲珑应了一声，转身离去，身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庸碌从墙上摘下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客满”两个字，他把木板挂在大门口，然后就去关门，白飞扬道：“别关门。”

庸碌不解道：“客官，既然……”

白飞扬道：“小剑还没回来。”

“小剑……”

提到小剑庸碌就有气，他还没明白白飞扬的话，就忍不住骂道：“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他还敢回来？他若回来，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正骂着，白飞扬道：“我叫小剑到庄口去等一个人。”

庸碌愣住。

白飞扬缓缓接道：“我告诉小剑，只要那个人一到百毒庄，就叫他到这里来。”

庸碌很快明白他的话：“你包下客栈，就是因为那个人？”

“是。”

“他是谁？”

“花含香。”

“就是那个名满天下的剑侯花含香？”

“你知道天下有几个花含香？”

雅座其实是一间很小的房子。

雅座里只有一张小圆桌。

可是雅座里相当暖和，雅座的四壁生着火炉，火炉里的炭明明灭灭。雅座里虽暖和，但一点也不觉得闷，显然，雅座里的通风条件相当好。

白飞扬刚刚在小圆桌旁坐下，玲珑就拎着酒壶进来了。

一同进来的，还有庸碌。

玲珑将酒壶放在桌上，问道：“客官，你是用碗喝酒还是用杯子喝酒？”

白飞扬没有回答。

庸碌问道：“客官，你喜欢用什么菜下酒？”

白飞扬仍旧没回答。

他好像没听到他们的话。

良久，玲珑说道：“要是客官再没别的吩咐，我先出去，有事喊我的名字，我叫玲珑。”

玲珑走后，庸碌也说：“客官，什么时候想要下酒菜，麻烦你喊一声，我叫庸碌，就是庸庸碌碌那两个字。”

庸碌也走了。

雅座里又只剩白飞扬一个人。

玲珑和庸碌走后，白飞扬足足有一盏茶的功夫没动，然后，他才嘴就着酒壶开始喝酒。这只是一壶平常的黄酒，跟他以前所喝的黄酒没有任何两样。

其实，在白飞扬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这壶酒绝对没问题。

庸碌和玲珑并没有在酒里做过手脚。

江湖险恶，白飞扬从不相信任何人。

在白飞扬眼里，庸碌不是客栈的老板，玲珑也不是老板娘，他甚至怀疑他们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假装的！尽管他还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他绝不相信他们。

他曾很多次被毒酒暗算。暗算他的人并不是他的仇人，而是那些把他看作很有钱的人，不过，每一次，都是他从小练就的野兽一样的抵抗力和灵敏的嗅觉令他化险为夷。

他很快将一壶酒喝完。

这壶酒，没有三斤，最多只有一斤。

而白飞扬要的明明是三斤。

他放下空酒壶，正要喊玲珑的名字，玲珑进来了。

玲珑先开口说道：“客官，你是不是还要喝？”

白飞扬皱了皱眉头，他觉得玲珑的话问得多余。

玲珑又说：“客官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这样问？因为，你要的是三斤黄酒，而酒壶里只有一斤。”

白飞扬终于抬头，他用他那散淡的目光，看着玲珑。

玲珑微微一笑，道：“其实我这样问是有道理的。”

白飞扬这才道：“什么道理？”

“刚才你说你叫小剑到庄口去等一个人？”

“是。”

“你包下客栈也是因为那个人？”

“是。”

“这么说来，你跟那个人一定是朋友？”

白飞扬沉默了一会，道：“是。”

“这就对了。”

玲珑道：“朋友相见，是否还应痛饮一番？”

白飞扬的脑海里立时浮现出昨日在废城堡中花含香给他敬酒的情形，他木然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答道：“是。”

玲珑道：“所以，我问你现在还要不要喝。”

白飞扬道：“这就是你的道理？”

玲珑道：“难道你真不明白？”

白飞扬道：“你不说，我怎会明白。”

玲珑道：“我的意思是，你先喝一斤酒，另外两斤等你朋友来了再喝。”

白飞扬的表情看起来更舒畅，道：“客栈里没酒了？”

“百毒香筑怎会没酒？”

玲珑道：“我只是担心，你现在喝了三斤酒，你朋友来了，却一滴也喝不下了。”

白飞扬忽然笑了起来，他笑起来的样子，好像很天真，他一边笑一边说：“你以为我只有三斤酒的酒量？”

玲珑诧道：“难道你连自己有多少酒量都不知道？”

白飞扬笑道：“我从未喝醉过，怎知自己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玲珑道：“就算你以前喝过三十斤酒而未醉，今天，你最多只能喝三斤。”

“谁说的？”

“你自己说的。”

“我？”

白飞扬愣了愣。

“对。”

玲珑道：“一个人的酒量跟心情有关，我看你的刀法很干脆，想来你也是个很干脆的人，刚才你脱口只要三斤黄酒，因此，我知道以你今天的心情，最多只能喝三斤酒。”

白飞扬不笑了，他发现玲珑仿佛变了个人，先前的惊恐和不安已完全不见。她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相隔不久，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不用问，其中肯定有问题。而问题肯定出在有变化的那一方。

只听玲珑接道：“我在这里开了十年的客栈，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有些人武功远远不及你，酒量却得出奇，我不明白，今天你为何只有三斤的酒量？”

“你也有不明白的事？”

“按理，与朋友相见，应该是痛饮千杯也不够，你为何只能喝三斤？是不是有心思？”

“因为我还活着。”

白飞扬忽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人活着就会有心思。”

玲珑笑道：“我也活着，我为什么没心思？”

白飞扬冷冷道：“因为你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白飞扬说了这句话，雅座里暂时沉寂。

壁炉里一粒炭火弹开，“噗”的轻轻一响。

“以你的武功，要杀我是绰绰有余，不过……”

玲珑这时眯了眯眼，道：“我可是个有夫之妇，你要杀我，我丈夫怎会答应？”

白飞扬冷冷道：“我要杀人，不需任何人同意。”

玲珑忽叹了一声：“其实，以你的武功，我丈夫根本不

是你的对手，可是今天不一样……”

她说了半句，顿住不说。

白飞扬没问。

“你为什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不一样？”玲珑道。

“会说的，不用问你也会说，不会说的，问了也白问。”

白飞扬道。

“你真是个聪明人。”

玲珑道：“今天有两点不同，正因为这两点不同，死的人就变成了你。”

“哪两点？”

“第一，我是他妻子，而且他非常爱我，你要杀我，我丈夫一定会竭尽全力跟你拼命。”她顿了一下，道：“我丈夫虽然十年来从未跟任何人过意不去，可是人一旦拼起命来，就会变得很可怕。”

“还有呢？”

“第二点，你已经喝了这壶黄酒。”

玲珑得意道：“因为这是一壶毒酒。”

白飞扬脸露鄙夷之色，他知道刚才喝的绝不是毒酒。只听玲珑接着说道：“百毒香筑的黄酒跟其它客栈的黄酒一模一样，任何人喝了百毒香筑的黄酒都不会有事，唯独你不能喝。”

白飞扬不屑道：“我怎么不能喝？”

“因为你几天前中过花香之毒。”

白飞扬这才呆住——

自己在万寿峰中了花毒没第二人知晓，她怎会知道？看来，他们实在是非常可怕之人！

“中过花毒之人喝了百毒香筑的黄酒，不仅会功力消

失，从此再没机会站直，而且七天之内，肚肠寸烂，痛苦而死。”玲珑堆满肌肉的脸开始笑。

白飞扬暗运内力，体内真气果然无法凝聚丹田，他大吃一惊，但并不掩饰，说道：“你的话没错。”

玲珑笑道：“现在你还可不可以杀我？”

白飞扬如实道：“不可以。”

玲珑依旧笑：“你不仅很聪明，而且很老实。”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什么事？”

“既然喝了酒我就功力消失，你为何还要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那不是废话，你只有开口说话，酒性才会渗入你的四肢百骸。”

“原来是这样。”

白飞扬本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就算面对死亡也不会多说一个字，今天，他却想问个清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玲珑道：“你想知道？”

白飞扬道：“是。”

玲珑却道：“我不告诉你。”

白飞扬无所谓道：“不说也一样。”

玲珑道：“不说怎会一样？”

白飞扬道：“你们会放过我吗？”

玲珑道：“不会。”

白飞扬道：“你们准备怎样杀我？”

“你猜呢？”

“你们还没有杀我，我怎么知道。”

“杀了你，你还能对我说？”

“死人也会对你说的。”白飞扬道：“就像刚才，我杀了两个人，但他们还是奔出了雪巷。”

“我们的刀法怎能跟你比。”

“这么说，你们也是用刀杀人的？”

“是的。”

“刀呢？”

“在我手上。”

白飞扬这才注意她的手。她摊开手掌，掌心果然有一把小刀。

这是一把比剃须刀更薄更小的刀。

在玲珑又大又厚的肉掌上，小刀闪着寒光。

刀身映着暗红的血影——

就像纯洁的婴孩身上一块醒目的胎记。

玲珑手掌一握，小刀已在她的掌心。若不是白飞扬亲眼所见，他怎会相信她的拳头里捏着一把杀人的刀！

玲珑幽幽道：“自从十五年前我用这把刀杀了欲取代花剑侯的剑客江满天，就一直没让它见过阳光。”

她的话令白飞扬微微吃惊：十五年前，花剑侯从江湖上消失不久，就有一个名叫江满天的青年剑客，扬言他的剑法更胜花含香，那时白飞扬刀法已成，他决意找到江满天，想领教江满天的剑术，可是时隔不久，江湖上就传出在长江上游发现了江满天的尸体，江满天死得很奇怪，不是被人封喉而死，也不是被人震碎内脏，而是手脚上的筋脉被极薄的刀片割断……见过江满天剑术的纷纷惊叹：武林中将出现一位空前绝后的刀客！可是杀人的薄刀从此不在江湖上出现……没想到这位空前绝后的刀客竟是

玲珑……

“你一直捏着这把刀？”

“是的。”

“任何时候都是？”

“是，它在手上并不妨碍我做事。”

“你随时都想杀人？”

“没错。”玲珑道：“可是十五年来一直没有值得我杀的人。”

“你不担心刀会割断自己的筋脉？”

玲珑笑道：“我的刀只割别人的筋脉。”

“你就想用这把刀将我四肢筋脉割断，然后把我的尸体抛到长江里喂鱼？”

“对。”

“可你有没有想过，十五年未杀人的刀是很难再杀人的。”白飞扬说着缓缓站了起来。

玲珑瞪大双眼，她盯着白飞扬看了很久，忽然喃喃道：“不可能，不可能的……”

白飞扬道：“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

玲珑惊恐地：“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白飞扬道：“我从来不骗人。”

“可你……”

“我刚才力气全失，现在才有力气站起来。”白飞扬道：“我忘了告诉你，我从小在深山野林长大，命贱，对天下的毒物却天生不怕，几天前在万寿峰顶中的花毒或许早已在我体内了。”

玲珑变得很难看。

“花剑侯只要有力气说话，就能拔剑出鞘，而我，只要

还能站着，就能出刀。”

白飞扬哼了哼，道：“我的刀虽然不能像花剑侯的剑那样出刀封喉，但只要我出刀，就能在对手身上留下一道刀痕。”

玲珑退了一步，她不敢再看白飞扬。

她害怕。

她见过他的短刀留下的刀痕。

——那是天下最可怕的刀！

“十五年才等到一个值得你杀的人，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先出刀。”

白飞扬说话时根本不看玲珑，他望着桌上的空酒壶。

玲珑已经镇定下来，她的声音有些嘶哑：“白飞扬，你不要后悔。”

她缓缓抬起右手，衣袖里露出一个拳头。

拳头里有刀。

小刀。

致命的割脉刀！

她与白飞扬相距极近，只隔着一张小圆桌，她手臂一抬，拳头距白飞扬的胸口尚不足三尺！

这么近的距离，玲珑先出刀，白飞扬能躲开吗？

可是玲珑举着拳头，始终没有出刀。

她是没有勇气？还是在等待机会？

白飞扬落寞地，他的眼皮显得很沉重，仿佛昏昏欲睡。

——他也在等。

——等玲珑出刀。

他不想食言：在玲珑出刀之前，他是绝不会出刀的！

空气窒息！

白飞扬却慢慢合了双眼……现在，对他来说，眼睛已经沒有用。他知道，这么近的距离，他不能用眼睛去看，而应该用感觉。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尽管他闭上了双眼，但玲珑出刀的一刹那，他一定能够感觉到！

玲珑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白飞扬，她想从他的脸上看出哪怕是非常细微的变化。可是没有，白飞扬始终是同样的表情，没有悲，没有喜，没有惊恐，没有紧张……

只有对自己绝对有把握的人才会这样！

玲珑开始紧张……

她的拳头开始微微颤抖……

“砰！”

雅座的门被一物撞开！

空气为之一颤——

几乎同一瞬间：玲珑的拳头张开，薄薄的小刀飞向白飞扬。

跟小刀一样快的，还有玲珑的身躯，刀出手，她的身躯同时后掠。别看她身体肥胖，平时连走路也吃力，此时却闪身如电，往墙边疾退！

玲珑的刀身有暗红的血痕，她的刀飞出，应该划出一道夺目的彩虹，十五年前，江满天就是在这样的彩虹下被割断筋脉的。可是今天，玲珑没看到夺目的彩虹——

她只看见一道白光。

白光很冷。

冷得使眼睛生痛！

这种冷和白，只有冰封了千百年的雪山上才有！

雅座里怎么会有又冷又白的光？

玲珑心念一闪，马上想到：难道这是白飞扬的刀？

刀光一闪而逝。

玲珑退到了墙角，白飞扬仍站在桌边。

撞门而入的是一个黑色包裹。包裹落地，散开，里面竟是一个人头！

人头仿佛是活的，眼睛在人头落地的一刹那居然左右转动了两下！

看见这个人头，玲珑忽觉一阵恶心，她想吐，一张嘴，吐出的竟是一口鲜血！

便在此时，一人疾风般冲了进来，口中叫道：“玲珑，这个该死的小剑，我终于杀了他了。”

冲进来的当然是庸碌。

用人头撞门的当然也是他。他快如疾风，可是在即将撞向桌子之前，硬生生收住身子，铁钉似的站稳。他进来，刚好看见玲珑吐了一口鲜血——

他显然被惊呆了，僵住没动，惊恐道：“玲珑，你怎么样啦？”

“我吐血了。”

玲珑凄惨道。

庸碌还未惊醒过来：“玲珑，你怎么会吐血的？”

玲珑绝望道：

“庸哥，我被他砍了一刀，你看……”

她说着慢慢转身——

庸碌看见，玲珑的背上赫然印着一道刀痕！

背上的衣服已破，但不知刀痕是深是浅！

只听玲珑害怕道：“庸哥，你看刀痕有多深？”